

中国20世纪
名家散文经典

沈从文◎著
林非◎主编



沈从文

散文集

沈从文(1902—1988)，原名沈岳焕，湖南凤凰人。20年代知名作家。15岁离家到地方部队当文书，后辗转于湘、黔三省边境，1922年到北京，在北大旁听。1924年，在徐志摩、郁达夫帮助下，南下上海，任《申报》副刊编辑。1926年，任《晨报》副刊编辑。1927年，主编《大公报》副刊《好故事》。1930年，任《新月》副刊编辑。1931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32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33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34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35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36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37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38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39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40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41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42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43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44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45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46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47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48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49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50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51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52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53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54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55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56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57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58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59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60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61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62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63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64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65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66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67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68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69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70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71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72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73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74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75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76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77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78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79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80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81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82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83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84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85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86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87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1988年，任《新文学》副刊编辑。

不折不从，亦慈亦让；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。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中国20世纪
名家散文经典

666
572

沈从文◎著
林非◎主编



沈从文

散文集

不折不从，亦慈亦让；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。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从文散文集/沈从文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6. 3

(中国20世纪名家散文经典/林非主编)

ISBN 978-7-5513-0890-8

I. ①沈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4483号

中国20世纪名家散文经典

沈从文散文集

主 编 林 非

作 者 沈从文

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

整体设计 和兴文化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
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029-87277748

tbwytougao@163.com
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三河市恒升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 208千字

印 张 13
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890-8

定 价 2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
联系电话:029-87250869

主 编 林 非
副主编 陈华昌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王湜华 乔继堂
刘应争 张品兴
苏 冰 李晓丽
惠西平



序 言

贾焕亭

1981年9月,沈从文先生为戴乃迭先生选译他的11篇散文——《散文选译》写的序言中,曾感慨道:“虽十分认真写了许多作品,它的得失成败都还缺少应有理解。”这不无遗憾,又带几分孤寂的慨叹,很是激荡了一番我当时平静的心。待我心上的波浪化作涟漪,又从涟漪化作一面明镜时,那心的明镜上,映照出不少早已作古的现代文学名家形象,其中郁达夫的形象存留时间最久,他的形象虽然模糊不清,他的声音却铿锵入耳,他对我说:“……一位内廷供奉,曾对蒙田说:‘皇帝陛下曾经读过你的书,很想认识认识你这一个人。’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呢?‘假使皇帝陛下认识了我的书的话。’他回答说,‘那他就认识我的人了。’”我似乎进入冥想中:“是啊,书为人言,言为心声。”我一眨眼,眼前一片空白,什么也没有,耳畔回荡着郁达夫的话,我的话,沈从文的话,它们久久萦绕不散。我想,沈从文先生的这种苦衷,不单单是指人们对他的作品评价,也包括了人们对他的思想和人格评说;同时,这苦衷也折射出他的散文创作观——他的全部散文作品是他的心灵烛照。

一部真正成功的散文作品,起码的也是首要的,它应该是作者心的裸露、灵的烛照,应该映现出作者活灵灵的个性来。在沈从文的散文中,最能袒露胸怀显现作家个性的是《从文自传》《湘西散记》和《湘西》。湘西的水色,湘西的山光,湘西的人民,湘西的习俗,湘西的社会,沈从文为什么描摹得那么幽美,又那么戚愁。还有那种全身心投入得自我溶化的情调,那种写意画抒情诗的韵致,读后都让人有着别一种滋味在心头,就是因为他手中的笔“用到我较为熟悉的人事上”(《〈沈从文散文选〉题记》)。但是如何对待和处理“较为熟悉的人事”上,却因作家的思想、气



质、艺术观念和美学追求的差异而大相径庭的。

沈从文将近 15 岁时就离开了家乡湘西，一直居住在北京、上海、青岛等大城市。由一个曾坐在“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”（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）到处流浪的少年，而成为走上北京大学讲坛的教授，生活环境的迁徙流变，文化氛围的更迭变幻，社会地位的升格荣显，都丝毫没有剥蚀掉他那“乡下人”的眼光，“乡下人”的感情，“乡下人”的气质。我觉得沈从文散文最可贵之处，就在于它的毫无雕琢修饰，更不矫情做作地写出了这一个“乡下人”来。他的笔致信马由缰，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当止，写顽，写愚，写昧，写爱，写真我，不藏拙、不讳言，写我的放肆、不就规范、不拘约法，但却又不越大矩，是多么的天然去雕饰啊。他正是在自己“较为熟悉的人事上”，从娓娓道来的亲历中，抒写出他的生活感受，人生体验和生命探索。我们也正是从那些清秀明丽如沅水的文字中，从那些闪耀着大自然秀美恬适光彩的画卷中，从那些格局单调的乡镇河街上，从那些粗蛮的水手、服从的战兵、铤而走险的土匪、吊脚楼上挖空每个顾客钱包的妓女……芸芸众生中，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真似湘西“乡下人”，又不似湘西“乡下人”的沈从文，看到了一颗为民族的命运、为人生的意义而默默思考的灵魂。

好诗必有好意境，而具有诗歌气质的散文，自然也是离不开意境的。沈从文一开始从事散文创作时，就有意追求“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诗”的效果（《〈沈从文散文选〉》题记）。沈从文的散文意境，不是匠心独运刻意营造的人工意境，而是浸润着他的精神和灵魂的意境。如在《桃源与沅州》中，沈从文乘坐的桃源小划子，在清明透彻的沅水上下游动起来了，他的视野也随之展翅奋飞起来，一会儿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屈原在此溯流而上的情景，一会儿驻留在眼前的香花香草上。那长叶飘拂、花朵下垂、风致楚楚、香味淡远的兰芷，那黛色的崖石、幽香眩目的丛丛奇葩，那小小回旋的溪流，——那迷人心目的圣境。那可触可感的现实，弥漫着具有厚重历史感的文化氛围。辰州是沈从文一提起它就充满感情的地方，在驶往辰州的水路上，有长潭中的顺风滑行，河水从船舷轻轻擦过；有险滩激流中的惊心动魄，巨浪在船旁万马奔腾；有壁立拔峰的高山、黛绿相间的邱阜、翠色迎人的小山；还有母鸡生蛋声、隔河喊人声，修船的、放木



筏的、划船的停下手中的活儿，引颈追逐鼓声锣声炮仗声，——这美如一幅画、一首诗的小小水村……面对这一切，沈从文坐在舱口日光下，向着河流清算他对于这条河水这个地方的一切旧账。那汤汤的流水，使他彻悟了一点人生；这条河水，过去给他的是“知识”，如今给他的是“智慧”。“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，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。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，透明烛照，对万汇百物，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，一切都那么爱着，十分温暖的爱着！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。我仿佛很渺小很谦卑，对一切有生无生似乎都在伸手，且……”（《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》）这种意境往往就是沈从文情感流程的中继站，就是他的整个心路历程，他实践着“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”（《水云》）的艺术追求。这意境既淋漓地抒发出沈从文个人独有的情调和韵致，又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个充裕的审美空间，使我们也随之悠悠地徜徉在愉悦的审美快感之中。

没有激情绝对产生不了艺术，而高质量的艺术创作活动又绝对离不开思索。现代散文中的上乘之作都有着各自的思索。沈从文虽然不是具备了思想家特质的现代著名作家，但是他的散文并不乏深沉的思索。沈从文的散文涉笔于他故乡一条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，他把沅水和它的五个支流、十多个县分的城镇及几百个大小码头给他的印象，一一写入他的散文中。他笔下的人事哀乐，景物变幻，无不饱含着浓浓的乡情。乡情爆发激情，激情之火冶炼出沈从文独有的思索是各种各样的。

那是在鸭窠围的夜晚，河面静静的，木筏上火光小了，船上的灯光少了。吊脚楼上，又有妇人唱小曲的声音，灯光摇曳，且有猜拳声音，……由此，沈从文竟能想象出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，他太熟悉他们的哀乐了，那一切也有他一份。“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，也是眼泪也是笑，离我虽那么远，同时又与我那么近。这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的农人生活活动人作品一样，使人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。我如今只用想象去领略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，却用过去一分经验，接触着了这种人的灵魂。”这是融合在同病相怜的激情中的思索。

在辰河小船上，沈从文瞻望澄碧无尽的长流，发生无限感慨：“十六年来竹林里的鸟雀，那分从容处，犹如往日一个样子，水面划船人愚蠢朴



质勇敢耐劳处,也还相去不远。但这个民族,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,为内战,毒物,饥馑,水灾,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。一切人生活习惯,又如何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,形成一种难以设想的模式。”这是愤懑激情中的忧郁思索。

在辰州的河上,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的石头和沙子,水面腐烂的草木,破碎的船板,沈从文想起历史:“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,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砍相杀的故事外,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。”历史对于脊梁略弯的拉船人毫无意义,“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,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感”。沈从文在这历史的沉思和未来的瞻望中,溶注着对祖国、对民族多么沉郁的深情啊。在《箱子岩》中,沈从文对人、自然、历史的思索,更是充满着急切激情,但个中却夹杂着无可奈何的情绪。

如果说《湘行散记》处处洋溢着炽热的激情,那么《湘西》则是更多了几分冷静的理性思索的篇章。

我们读沈从文的散文,玩味和欣赏他那优美秀丽、清新自然、愉悦畅快的语言文字时,真犹如同他一起或搭大船或乘小划子,在沅水流域畅游了一番。读到他文字的平易和透明处,宛若置身于汨汨流淌的清明透彻的沅水上;读到他语言的流畅和跌宕时,似有荡桨点篙闯急流的感受;就是偶而读到他那土语和文白夹杂处,也让你感到突然搁浅在滩头激流里似的,当然这只是偶尔,如果总是被搁浅在滩头激流里,那就太难堪了。

我们读沈从文的散文,有时会有一层层迷蒙的雾幢飘然而至,变幻着你视野里的情与境。眼前,或是夕阳的霞光万道、灿烂耀眼,把那夹江高矗的石壁涂得五彩斑斓,那嶙削的石壁上青黛的本色,那石壁半腰百米的石缝中,那石罅间悬着的无数巨大的横梁,那横梁上的一个个暗红色长形大木柜,……这是一派远古的洪荒世界;或是玫瑰色的云朵,金刚石的小星,那银白翅膀的小仙人,把她的膀尖刺入碧蓝透明的天空,那驾着蝴蝶把花瓣上的露当酒喝的真宰,那像一盆泥鳅不断骚动的世界,那苍白灰颓的天空……这是一派怪诞而梦幻的世界。而在这样的世界中活动着的人呢,仿佛都是与“自然”相融合、狂热、有力、远古的原始人,在这些人身,蕴涵着沈从文对原始人和原始力量的特有情结。不论是远古的洪荒



世界，还是怪诞而梦幻的世界，都笼罩着恍惚而渺茫的神秘色彩。

这种恍惚而渺茫的神秘色彩，在他早期的散文作品《Laomei, Zuo-hen!》中，表现得尤为强烈突出。那用“我的梦”铸成的偶像；那白日做梦的独行人；那黄黄的月色里，草间的火萤、瑟瑟作响的芦苇、敲着小锣的金铃子，他们一同进入一个夸大的梦境；我在梦境中的种种感触、疑惑、找寻失去的心、蒙眬、恐惧、颤抖、凄凉、忧愁、向虚空里追求、苦楚、幽怨等心理活动和心路历程；那在迷茫的找寻中，感受着追求的慰藉和舒适的精神享受；那在亦梦亦真的幻境中，忘却了“白日做梦”的自我超脱。不仅把读者的精神圆在一个迷茫神秘的氛围中，时时牵制着读者那颗好奇览胜的心理，而且不时地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。我读到这种情境时，往往我的心就突然加快了跳动，有几乎要蹦出来的感觉。

沈从文的散文为什么带有神秘色彩和对原始人、原始力量的追求呢，我想，这是这位具有崇高事业心的严肃作家的一种艺术追求和美学追求，而这些追求又跟他把探测和求索“生命的意义同价值”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有极大的关系。“生命的意义同价值”这是一个内涵宏邈深邃而又永恒的课题，这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参与探索的课题。面对这样一个人类的恒久而深奥的课题，沈从文选择了历史的视角，他力图从原始人那里找寻人性中共通的东西，从历史的积淀中挖掘出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。沈从文有时似乎捕捉到了什么，抑或探测到了什么；有时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捕捉得到，抑或什么也没有探测得到。所以，他的笔致往往徘徊于迷茫和神秘之中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也许是爱恋乡土之情浓烈到化不开的程度，也许是对生命真正意义是什么？是节制还是奔放？是矜持还是疯狂？是一个故事还是一种事实？抱定“这不是我要回答的问题，他人也不能强迫我答复。”（《水云》）也许是永远为现象所倾心，只能以官能上的愉快不愉快去取舍一切，也许是因为他不是思想家，也许是……沈从文把自己的激情和思索更多的倾注在对故乡真善美的挖掘上，而不能去思索和探讨更为广阔更为深层的社会与人生问题。不，都不是。

沈从文创作于“用笔比较成熟”“一生生命力最旺盛”那几年的散文作品，是他探索生命奥秘的艺术结晶。这时他已把自己的艺术使命定位



在对生命的探索上。他为探测生命的深度才去涉猎“爱”，他认为“爱就是生的一种方式，知道爱的也并不多”。他为之默默追求的艺术理想是：“我实需要‘静’，用它来培养‘知’，启发‘慧’，悟彻‘爱’和‘怨’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。到明白较多后，再用它来重新给‘人’好好作一度诠释，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，探索‘人’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，发现‘人’，说明‘爱’与‘死’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。这工作必然可将那个‘我’扩大，占有更大的空间，或更长久的时间。”（《烛虚五》）了解和理解沈从文的这一艺术哲学，对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和评价他的散文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
1995 年 7 月 28 日于北京安华里



目 录

序言 1

- 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1
桃源与沅州 6
鸭窠围的夜 11
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16
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23
箱子岩 29
老伴 34
虎雏再遇记 39
滕回生堂今昔 44
常德的船 49
沅陵的人 55
白河流域几个码头 63
泸溪·浦市·箱子岩 68
辰溪的煤 74
沅水上游几个县分 78
凤凰 85
新湘行记 95



- 市集 100
- 到北海去 104
- 街 108
- 昆明冬景 111
- 云南看云 115
- 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119
-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124
- 小草与浮萍 127
- Láomei, Zuohen! 131
- 时间 136
- 潜渊 138
- 生命 142
- 美与爱 144
- 忆翔鹤 147
- 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 152
- 友情 155
- 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 159
- 从徐志摩作品学习“抒情” 163
- 水云——
- 我怎么创造故事，故事怎么创造我 169
-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——
- 1980 年 11 月 24 日在美国圣若大学的讲演 190



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

我由武陵(常德)过桃源时,坐在一辆新式黄色公共汽车上。车从很平坦的沿河大堤公路上奔驰而去,我身边还坐定了一个懂人情有趣味的老朋友,这老友正特意从武陵县伴我过桃源县。他也可以说是一个“渔人”,因为他的头上,戴的是一顶价值四十八元的水獭皮帽子,这顶帽子经过沿路地方时,却很能引起一些年青娘儿们注意的。这老友是武陵地域中心春申君墓旁杰云旅馆的主人。常德、河湫、周溪、桃源,沿河近百里路以内“吃四方饭”的标致娘儿们,他都特别熟习;许多娘儿们也就特别熟习他那顶水獭皮帽子。但照他自己说,使他迷路的那点年龄业已过去了,如今一切已满不在乎,白脸长眉毛的女孩子再不使他心跳,水獭皮帽子,也并不需要娘儿们眼睛放光了。他今年还只三十五岁。十年前,在这一带地方凡有他撒野机会时,他从不放过那点机会。现在既已规规矩矩作了一个大旅馆的大老板,童心业已失去,就再也不胡闹了。当他二十五岁左右时,大约就有过四十左右女人净白的胸膛被他亲近过。我坐在这样一个朋友的身边,想起国内无数中学生,在国文班上很认真的读陶靖节《桃花源记》情形,真觉得十分好笑。同这样一个朋友坐了汽车到桃源去,似乎太幽默了。

朋友还是个爱玩字画也爱说野话的人。从汽车眺望平堤远处,薄雾里错落有致的平田、房子、树木,全如敷了一层蓝灰,一切极爽心悦目。汽车在大堤上跑去,又极平稳舒服。朋



友口中糅合了雅兴与俗趣,带点儿惊讶嚷道:

“这野杂种的景致,简直是画!”

“自然是画!可是是谁的画?”我说。“牯子大哥,你以为是谁的画?”我意思正想考问一下,看看我那朋友对于中国画方面的知识。

他笑了。“沈石田这狗养的,强盗一样好大胆的手笔!”说时还用手比划着,“这里一笔,那边一扫,再来磨磨蹭蹭,十来下,成了。”

我自然不能同意这种赞美,因为朋友家中正收藏了一个沈周手卷,姓名真,画笔并不佳,出处是极可疑的。说句老实话,当前从窗口入目的一切,潇洒秀丽带点雄浑苍莽气概,还得另外找寻一句恰当的比拟,方能相称啊。我在沉默中的意见,似乎被他看明白了,他就说:

“看,牯子老弟你看,这点山头,这点树,那一片林梢,那一抹轻雾,真只有王麓台那野狗干的画得出。因为他自己活到八九十岁,就真像只老狗。”

这一下可被他“猜”中了。我说:

“这一下可被你说了中。我正以为目前远远近近风物极和王麓台卷子相近;你有他的扇面,一定看得出。因为它很巧妙的混合了秀气与沉郁,又典雅,又恬静,又不做作。不过有时笔不免脏脏的。”

“好,有的是你这文章魁首的形容!人老了,不大肯洗脸洗手,怎么不脏?”接着他就使用了一大串野蛮字眼儿,把我喊作小公牛,且把他自己水獭皮帽子向上翻起的封耳,拉下来遮盖了那两只冻得通红的耳朵,于是大笑起来了。仿佛第一次所说的话,本不过是为了引起我对于窗外景致注意而说,如今见我业已注意,充满兴趣的看车窗外离奇景色,他便很快乐的笑了。

他掣着我们的肩膊很猛烈的摇了两下,我明白那是他极高兴的表现。我说:

“牯子大哥,你怎么不学画呢?你一动手,就会弄得很高明的!”

“我讲,牯子老弟,别丢我吧。我也像是一个仇十洲,但是只会画妇人的肚皮,真像你说,‘弄得很高明’的!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吗?鼻子一抹灰,能冒充绣衣哥吗?”

“你是个妙人。绝顶的妙人。”

“绣衣哥,得了,什么庙人,寺人,谁来割我的××?我还预备割掉许多男人的××,省得他们装模作样,在妇人面前露脸!我讨厌他们那种样子!”

“你不讨厌的。”

“牯子老弟,有的是你这绣衣哥说的。不看你面上,我一定要……”

这个朋友言语行为皆粗中有细,且带点儿妩媚,可算得是个妙人!

这个人脸上不疤不麻,身个儿比平常人略长一点,肩膊宽宽的,且有两只体面干净的大手,初初一看,可以知道他是个军队中吃粮子上饭跑四方人



物,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准绅士。从五岁起就欢喜同人打架,为一点儿小事,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他多少,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打去。不是打得人鼻青脸肿,就是被人打得满脸血污。但人长大到二十岁后,虽在男子面前还常常挥拳比武,在女人面前,却变得异常温柔起来,样子显得很懂事怕事。到了三十岁,处世便更谦和了,生平书读得虽不多,却善于用书,在一种近于奇迹的情形中,这人无师自通,写信办公事时,笔下都很可观。为人性情又随和又不马虎,一切看人来,在他认为是好朋友的,掏出心子不算回事;可是遇着另外一种老想占他一点儿便宜的人呢,就完全不同了。——也就因此在一般人中他的毁誉是平分的;有人称他为豪杰,也有人叫他作坏蛋。但不妨事,把两种性格两个人格拼合拢来,这人才真是一个活鲜鲜的人!

十三年前我同他在一只装军服的船上;向沅水上游开去,船当天从常德开头,泊到周溪时,天已快要夜了。那时空中正落着雪子,天气很冷,船顶船舷都结了冰。他为的是惦念到岸上一个长眉毛白脸庞小女人,便穿了崭新绛色缎子的猢猻皮马褂,从那为冰雪冻结了的大小木筏上慢慢的爬过去,一不小心便落了水。一面大声嚷“牯子老弟,这下我可完了”,一面还是笑着挣扎。待到努力从水中挣扎上船时,全身早已为冰冷的水弄湿了。但他换了一件新棉军服外套后,却依然很高兴的从木筏上爬拢岸边,到他心中惦念那个女人身边去了。三年前,我因送一个朋友的孤雏转回湘西时,就在他的旅馆中,看了他的藏画一整天。他告我,有幅文徵明的山水,好得很,终于被一个小婊子婆娘攫走,十分可惜。到后一问,才知道原来他把那画卖了三百块钱,为一个小媚妇点蜡烛挂了一次衣。现在我又让那个接客的把行李搬到这旅馆中来了。

见面时我喊他:“牯子大哥,我又来了,不认识我了吧。”

他正站在旅馆天井中分派用人抹玻璃,自己却用手抹着那顶绒头极厚的水獭皮帽子,一见到我就赶过来用两只手同我握手,握得我手指酸痛,大声说道:“咳,咳,你这个小骚牯子又来了,什么风吹来的?妙极了,使人正想死你!”

“什么话,近来心里闲得想到北京城老朋友头上来了吗?”

“什么画,壁上挂,——当天赌咒,天知道,我正如何念你!”

这自然是一句真话,粮子上出身的人物,对好朋友说谎,原看成为一种罪恶。他想念我,只因为他新近花了四十块钱,买得一本倪元璐所摹写的武侯前后出师表。他既不知道这东西是从岳飞石刻出师表临来的,末尾那两颗巴掌大的朱红印记,把他更弄糊涂了。照外行人说来,字既然写得极其“飞舞”,四百也不觉得太贵,他可不明白那个东西应有的价值,又不明出处。花了那一笔钱,从一个川军退伍军官处把它弄到手,因此想着我来了。于是



我们一面说点十年前的有趣野话，一面就到他的房中欣赏宝物去了。

这朋友年青时，是个绿营中正标守兵名分的巡防军，派过中营衙门办事，在花园中栽花养金鱼，后来改作了军营里的庶务，又作过两次军需，又作过一次参谋，时间使一些英雄美人成尘成土，把一些傻瓜坏蛋变得又富又阔；同样的，到这样一个地方，我这个朋友，在一堆倏然而来悠然而逝的日子中，也就作了武陵县一家最清洁安静的旅馆主人，且同时成为爱好古玩字画的“风雅”人了。他既收买了数量可观的字画，还有好些铜器与瓷器，收藏的物件泥沙杂下，并不如何希罕。但在那么一个小小地方，在他那种经济情形下，能力却可以说尽够人敬服了。若有什么风雅人由北方或由福建广东，想过桃源去看看，从武陵过身时，能泰然坦然把行李搬进他那个旅馆去，到了那个地方，看看厅上的芦雁屏条，同长案上一切陈设，便会明白宾主之间实有同好，这一来，凡事皆好说了。

还有那向湘西上行过川黔考察方言歌谣的先生们，到武陵时最好就是到这个旅馆来下榻。我还不曾遇见过什么学者，比这个朋友更能明白中国格言谚语的用处，他说话全是活的，即便是诨话野话，也莫不各有出处，言之成章。而且妙趣百出，庄谐杂陈。他那言语比喻丰富处，真像是大河流，永无穷尽。在那旅馆中住下，一面听他詈骂用人，一面使我就想起在北京城圈里编国语大辞典的诸先生，为一句话一个字的用处，把《水浒》，《金瓶梅》，《红楼梦》……以及其他所有元明清杂剧小说翻来翻去，剪破了多少书籍！若果他们能够来到这旅馆里，故意在天井中撒一泡尿，或装作无心的样子，把些瓜果皮壳脏东西从窗口随意抛出去，或索性当着这旅馆老板面前，作点不守规矩缺少理性的行为。好，等着你就听听那作老板的骂出希奇古怪字眼儿，你会觉得原来这里还搁下了一本活生生大辞典！倘若有个社会经济调查团，想从湘西弄到点材料，这旅馆也是最好下榻的处所。因为辰河沿岸码头的税收、烟酒、妓女，以及桐油、朱砂的出处行价，各个码头上管事的头目姓名脾气，他知道的也似乎比县衙门里“包打听”还更清楚。——他事情懂得多哩！

只因为我已十多年不再到这条河上，一切皆极生疏了，他便特别热心，答应伴送我过桃源，为我租雇小船，照料一切。

十二点钟我们从武陵动身，一点半钟左右，汽车就到了桃源县停站。我们下了车，预备去看船时，几件行李成为极麻烦的问题了。老朋友说，若把行李带去，到码头边叫小划子时，那些吃水上饭的人，会“以逸待劳”，把价钱放在一个高点上，使我们无法对付。若把行李寄放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空手去看船，我们便又“以逸待劳”了。我们信任了老朋友的主张，照他的意思，一到桃源站，我们就把行李送到一个卖酒曲的人家去。到了那酒曲铺子，拿烟



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胖妇人，他的干亲家。倒茶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白脸长身头发黑亮亮的女孩子，腰身小，嘴唇小，眼目清明如两粒水晶球儿，见人只是转个不停。论辈数，说是干女儿呢。坐了一阵，两人方离开那人家洒着手下河边去。在河街上一个旧书铺里，一帧无名氏的山水小景吸引了他的眼睛，二十块钱把画买定了，再到河边去看船，船上人知道我是那个大老板的熟人，价钱倒很容易说妥了。来回去让船总写保单，取行李，一切安排就绪，时间已快到半夜了。我那小船明天一早方能开头，我就邀他在船上住一夜，他却说酒曲铺子那个十五年前老板的女儿，正炖了一只母鸡等着他去消夜，点了一段废缆子，很快乐的跳上岸摇着晃着匆匆走去了。

他上岸从一些吊脚楼柱下转入河街时，我还听到河街一哨兵喊口号，他大声答着“百姓”，表明他的身份。第二天天刚发白，我还没醒，小船就已向上游开动了。大约已经走了三里路，却听得岸上有个人喊我的名字，沿岸追来，原是他从热被里脱出赶来送我的行的。船傍了岸。天落着雪。他站在船头一面抖去肩上雪片，一面质问弄船人，为什么船开得那么早。

我说：“牯子大哥，你怎的，天气冷得很，大清早还赶来送我！”

他钻进舱里笑着轻轻的向我说：“牯子老弟，我们看好的那幅画，我不想买了。我昨晚上还看过更好的一本册页！”

“什么人画的？”

“当然仇十洲。我怕仇十洲那杂种也画不出。牯子老弟，好得很……”话不说完他就大笑起来。我明白他话中所指了。

“你又迷路了吗？你不是说自己年已老了吗？”

“到了桃源还不迷路吗？自己虽老别人可年青？牯子老弟，你好好的上船吧，不要胡思乱想我的事情，回来时仍住到我的旅馆里，让我再照料你上车吧。”

“一路复兴，一路复兴。”那么嚷着，于是他同豹子一样，一纵又上了岸，船就开了。